

# 纪念性建筑与城市文化

文一峰

(广州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文章简要分析了文化概念的历史沿革,以哲学的视角探讨人类文化的逻辑根据,并试图建立起城市文化的逻辑结构。以结构的观念来分析,建筑与城市可以从实用、文化、艺术3个层面进行研究,与此相应,从具体到抽象,建筑与城市可视为“器物(实用)、符号(文化)与意象(审美)”。文章着重讨论了建筑的文化表意性,以及相关的城市形态和城市生活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纪念性建筑;城市文化;建筑象征;建筑意象

**中图分类号:**TU-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2909(2010)03-0001-07

## 一、文化概念的沿革

(1)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文化”(culture)一词,主要是从西方的“人类学”开始作为重点研究的对象提出来的,而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所谓的“非西方文化”(non-Western cultures)。人类学这门学科的起源与进化论有密切的关系,一般认为正是进化论把人类学推上了舞台。在这个学派看来,人类心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因而人类创造出来的文化也是相同的,现今人类各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反映的基本上是人类社会文化进步阶段的差异<sup>[1]</sup>。传播论是与进化论的批评性的对话中形成的,主要起源于以德国拉采尔为代表的民族学。传播学派认为:进化论只注意到人类文化在时间上的演变过程,忽视了文化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传播学派试图把人类文化史归结为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等相互作用的历史。传播学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的独立创造发明能力是有限的;人类文化有其共同性,并不是因为进化论者所讲的“全人类心智的一致性”所致,而是文化传播所致<sup>[2]</sup>。

笔者认为,正如每个人都包括在“人类”这一总体的称谓之下,这就已经设定了某种共同的心智结构并为人类所共有。即便认可传播学派所论说的文化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而从所有这些事件所发生的可能性而言,也必然以某种人类共同具有的深层心智结构为前提。从人类的文化史来看,人类的文化进化和文化传播都是普遍的现象,人类的文化进化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并且这一进化过程有着内在的结构。

(2)现在我们谈文化有物质、制度、精神三重文明功效,这要追溯到波裔英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提出的功能主义。文化制度和特质在马林诺夫斯基之前

收稿日期:2010-04-05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HI-02)

作者简介:文一峰(1968-),男,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建筑文

化与建筑美学研究 (E-mail) wenyifeng1968@sina.com。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的人类学中往往被视为历史的遗迹,马林诺夫斯基提出“需要”和“功能”的观念,就是针对这种忽视文化制度的现实基础的倾向。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人类任何社会文化现象都是为满足某种现实需要而存在的。人首先是动物,因而人的第一需要是满足自身的生物需要。由于谋求生存的需要,人类才创造了第二性的环境,即文化。他说:“文化,即工具的整体及社会群体、人类思想、信仰及风俗的规章,构成了人赖以更好地对付在其需要过程中适应环境时所面临的伟大器具。”<sup>[3]</sup>”

(3)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Brown)派的结构—功能主义也十分重视文化的现实作用。在他看来,社会生活方式的延续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延续。为了维持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延续,就需要有明确的制度和习惯礼仪来对人与人的互动加以调节和控制。社会制度源出于某种层次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各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结构的存在和延续<sup>[1]</sup>。

爱德华·泰勒爵士说,文化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俗及其能力与习惯的综合体。结构主义创始人莱维—施特劳斯把自然看成是一切人所共有的,而且是他们的遗传的天生的一部分。自然就是一切人所表现出的不依赖于社会和文化影响的东西。文化与自然相反,它是那一切不是共同具有的东西,是那一切学习来的东西。文化的提出是作为和自然相对立的概念。

文化的创造是以人类的自由意志为前提的,但正如功能主义所论说,文化是和社会现实的功用紧密关联的,看似多样的文化形态,其实质往往是在不同条件下满足人类类似的需要,这就包括社会存在基础的人的自然的需要。“文化”与“自然”既有理论上的概念区别,又必然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4)符号人类学的创始人卡西尔,相对于功能主义的理论更进一步地认为,文化不仅仅是应付自然与社会的器具,而且是主体精神的自由表达。他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指出:文化即是个人作为创造性主体的自由的显现。卡西尔把文化看作是对生命的充实,是生命的具体展开,是自由的,逐步推动自我解放的活动。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人的所有活动中都浸润着符合特征,而这正是人之为人的标志。卡西尔对人的这一界定,实质上是使对人的认识由生物学上升为文化哲学。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

能从事实的世界进到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能创造出人类特有的精神符号天地——理想、伦理、历史、宗教、艺术、语言、神话,质言之——文化。所有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一个思维和情感的共同世界。人作为人的一切理想与价值只有在文化中才可能实现。

(5)综上所述,对于文化的理解还有待于深入到逻辑层面,我们必须为人文学科寻找人类心智的深层结构的基础。文化概念的确切含义也必须在一个概念范畴的结构体系当中来确立:人作为主体包涵着三元性:生存意志、自由意志与精神,在与客体(物质)相互作用的活动中,形成3个元目的:实用、文化与艺术,如图1所示<sup>[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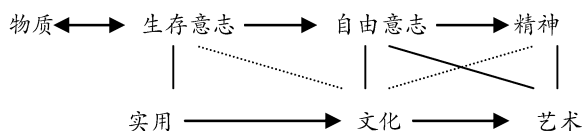


图1 三元性与元目的关系

## 二、建筑中实用、文化与艺术的逻辑结构

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提出建筑有一个三位一体的基础:适用、坚固和美观。严格来说,维特鲁威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建筑三要素中的适用、美观是对人的需要而言,是建筑所需完成的目的;而坚固是对于建造而言,它属于建筑技术的范畴,是满足建筑对人需要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在逻辑上是不能与适用、美观并置的。比利·西尔与朱里安尼·汉森在《空间的社会逻辑》一书中关于建筑目的有这样的论说:任何一个器物的设计都有其逻辑,一是其所满足的功能,二是其所追求的风格,风格这里尤其指文化上的意义。《空间的社会逻辑》更进一步认为:初看,功能与风格似乎涵盖了一切器物的目的,然而建筑有其特殊性,建筑不仅是器物,更是对空间塑形,正是在空间塑形上,建筑的功能意义与社会意义产生了联系,建筑与建筑所形成的格局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sup>[5]</sup>。此书提出很有价值的空间社会研究的范式,但从逻辑上来说,其基本理论概念并不完整。我们在回溯历史时期建筑的各种风格中,均能找到美的建筑,如西方古典的、拜占庭的、哥特的、文艺复兴的等等,它们都是美的建筑,但如果把它们的形式搬到现代,则显得不合时宜,因为文化已经变迁了。不同地域也都有我们称之为典范的建筑,但如果置于其他地域,则显得格格不入,因其文化背景不同。建筑的美(艺术)和建筑的文化(从表现的手法上来

看体现为风格)既有联系,但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结合上文的分析图式,建筑作为一种有重要社会意义的人类活动可以从3个基本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实用、文化与艺术。对应于实用、文化与艺术三元目的,从具体到抽象,建筑首先是一种使用“器具”;其次是一种文化“符号”;最后是一种审美“意象”。

### 三、纪念性建筑的文化表意性

#### (一)在一般艺术史中的建筑艺术

对比于后工业社会的建筑与城市,前工业社会的建筑与城市表意性更强,建筑与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有着共同信念的社会结构的表意符号更加突出。雨果在《巴黎圣母院》有一段著名论说:“建筑学直到十五世纪一直是人类的重要记录,在这个期间,世界上没有一个稍稍复杂的思想不在建筑物上,一切群众的和宗教的法律上都有它们的纪念物;没有任一最重要的人类思想不写在石头上。”但是,到了15世纪,一切都有了改变:“在印刷的形式下,思想比向来更易不朽;它是飞越的、不可捉摸的、不能毁坏的……自从印刷术一发明,建筑学就逐渐地变得枯燥无味,逐渐衰颓和退缩。”<sup>[6]</sup>雨果认为,这种建筑学的退步,在15世纪还不易察觉出来,但到了17世纪“建筑学的弊病更显著了;它已经再不能表现社会的热情;它变成可怜的古典艺术……变成了希腊的、罗马的、又有规律又现代化的、类似古代的东西。这个衰落就是人们所谓的文艺复兴”<sup>[6]</sup>。对于建筑与城市逐渐丧失的表意性,建筑这种历史性的转变,雨果归于纯粹技术性原因(印刷术的发明)的解释并不足以令人信服。艺术作为人类精神性的感性表达有它本身进化的历史逻辑规律。从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说,以文字为载体的表现客观世界各种各样关系的客观艺术,接替以物质为载体象征抽象理念的建筑艺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雨果所说的占支配地位的建筑大艺术,也就指的是中世纪及其之前的神庙、教堂及其圣地。

#### (二)建筑对于文化观念的表达

美国建筑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中肯地说:“宗教是前工业社会的基础,所有前工业城市都有其宗教性的一面。”<sup>[7]</sup>它们的物质组织表现出一种特意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观念。这些圣城中如麦加和耶路撒冷,它们本身就是宗教的发源地;有一些则集中供奉某一个主要神灵,如埃及底比斯的阿蒙(Amon)。

印度瓦拉纳西的湿婆神(Shiva);而另外一些圣城,如阇耶跋七世建造的吴哥城,在城市形态中打上了复杂宇宙图形的印记(图1)。在传统城市中,即使是一般的世俗性的城市也都以某种祭祀形式表现出其精神性质的一面,或多或少以某位保护神作为城市聚落的整体意象(图2)。这些时代的建筑与城市从整体到内部以及每一细节都具有针对文化观念的表意性;建筑中的装饰不仅是装饰,而是浸润了社会生活内容的文化符号。



图1 印度南部斯里兰格姆:圣城中心平面图  
(图引[美]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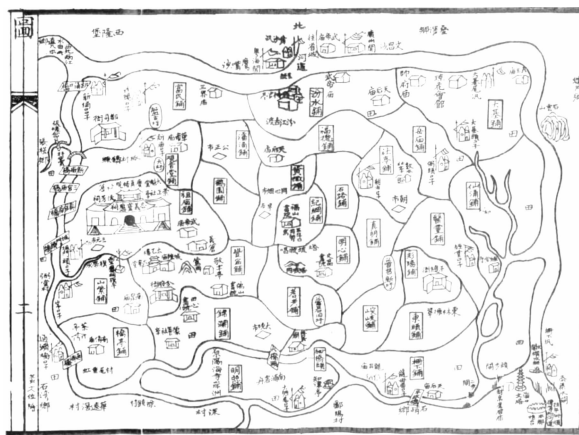


图2 佛山老城图:以佛山祖庙为精神中心  
(图引华南理工大学东方建筑文化研究所)

吴庆洲先生总结认为,影响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有3种思想体系:第一,以《周礼·考工记》“营国制度”为代表的体现礼制的思想;第二,以《管子》为代表的因势就利求实用的思想;第三,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象天法地的思想<sup>[8]</sup>。把这3种思想还原成文

化理论的逻辑结构:首先,建筑与城市是实用性的器具,这是其物质功效方面,也是《管子》规划思想的出发点;其次,建筑与城市是表意性的符号,建筑是表达社会内容的,建筑与城市有重要的制度功效,这是《周礼·考工记》规划思想的实质;最后,建筑与城市可以成为审美性的意象,这是建筑的精神功效,是象天法地规划思想的理想追求。在体现礼制的思想和象天法地的思想中建筑都有丰富的表意性:如宫城的三朝五门、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图3)等等,以及都城、皇宫象征天极、三垣、四象、银河、北斗等等。建筑在这里不仅是器物,而成为一种有社会制度功用的文化符号和有社会精神价值的审美意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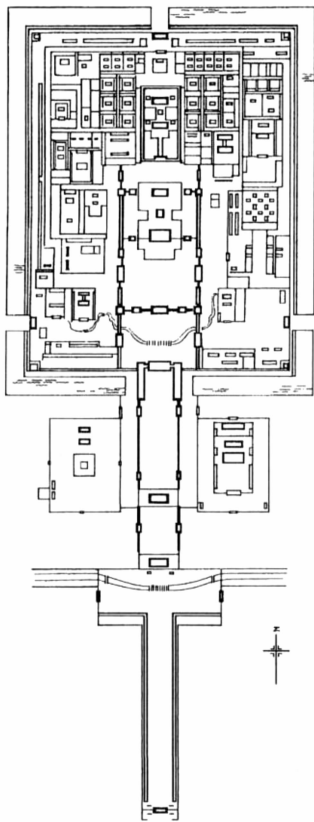


图3 北京故宫:“三朝五门、前朝后寝、左祖右社”的礼仪空间

#### 四、纪念性建筑形态与城市文化生活

对应于人类活动的3个目的——实用、文化和艺术,我们可以把城市生活分为日常的、仪礼的和节庆的。日常是市民社会的生活特征,是以实用性为主导的;仪礼主要体现的是国家文化,它具有社会集合的约束性;节庆则是在共同的宗教神话观念中把社会集体的精神由自由的主体艺术地表现出来。

##### (一)纪念性建筑礼仪空间的几何性

关于文化,结构主义创始人莱维-施特劳斯的观点是有启发性的:一方面,自然就是一切人所表现

出的不依赖于社会和文化影响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化与自然相反,它是那一切不是共同具有的东西,是那一切学习来的东西。也就是说文化是人为规定的东西,与自然是一必然的东西和绝对的东西相对应。莱维-施特劳斯把文化看成是任意偶然的的东西。他认为,吃东西,连带一切巴甫洛夫反应是自然的,一切人都吃东西,是由本能使人吃东西,但是,用饭的方式、消费食物的方式则在一切社会中都是不同的。笔者认为,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文化虽然是基于自由意志的设定选择,作为特定群体的集合概念,有它的特殊性。但是,文化首先要受到文化的根本目的的制约——即维护社会生存、建立社会秩序。看起来有些离奇的原始部落的习俗,都有它背后的深层的社会目的。其次,文化观念的表现必然是以主体自由意志的形式为基础的,这就包括时间、空间观念和理性的诸种观念,体现在建筑形式与城市形态中,文化礼仪性建筑与城市反而是几何化、制度化的形式,以便与自发偶然的形式区别开来。仪礼是一种有社会目的的规范化行为,就像仪礼是相对区别于日常自发的行为而言,仪礼建筑也同样如此区别于普通的城市建筑。勒·柯布西耶一言中的地说:“文化是心智的直角状态”<sup>[9]</sup>。

都城作为国家观念象征和国家的礼仪空间,采用几何形的宇宙模式,是有一定的强制性的。一个典型例子是明都城南京,自然地理环境处在江河丘陵之间,地形并不平整。明太祖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御,修建外郭时,因地制宜,把许多有军事意义的小山和玄武湖都囊括进来,因此,南京外城平面形状呈不规则的葫芦形,但宫城仍然采用礼仪空间所必须的几何形(图4)。凡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城市,无论它们其中有些城市的整体形状多么不规则,也必然有一个几何形的中心,或是作为行政管理的中心,或是作为精神信仰的中心,或是二者兼具(图5)。

##### (二)纪念性建筑的象征与神话

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有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的象天法地思想,其象征主义的美学成分应多于其实际效果,因世界上不按照中国“阴阳五行”观念建造的城市并不影响到他们的城市功能,但许多古文化的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宇宙象征主义又是共同的。从文化学角度我们可以解释为巫术观念的残留,但更应当理解为古人宏大的以宇宙象征为意图的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与建造神庙、圣地所表现出来的

品质同源。芒福德认为城市的集聚过程首先源于向圣祠聚集,但是城市颠倒了村落社会植根于土地的价值观念,将其根基送上天堂<sup>[10]</sup>。凯文·林奇认为第一个城市是一个仪典的中心,是用来进行宗教仪式、诠释自然并控制其力量以造福人类的地方<sup>[11]</sup>。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发现,神话是群体的集聚生活不可或缺的要害,是构成集体无意识的一种心理原型,皆道出了城市所具有的神话属性的一面(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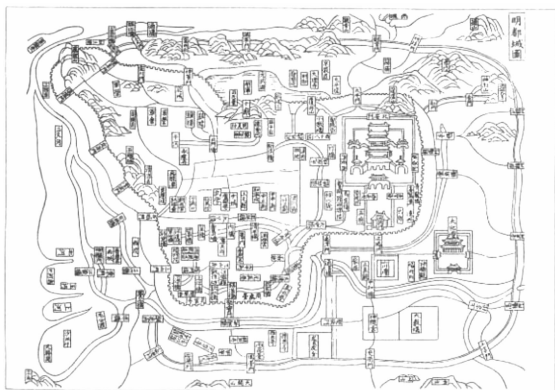


图4 明都城南京:处于丘陵江湖的复杂地形,宫城仍保持仪礼空间的几何性,外城则规划成因形就势的葫芦形  
(图引《江宁府志》)



图5 典型的伊斯兰城市:以清真寺的几何性空间为精神中心,周围分布着有机形态的穆斯林居民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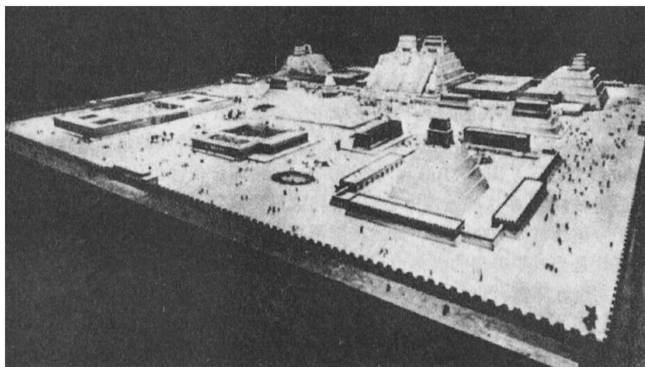


图6 墨西哥城:按西班牙入侵前的形式重建起来的庆典中心  
(图引[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

斯皮罗·科斯托夫在《城市的形成》一书中认为,在前现代时期被称之为“有机”形式的城市模式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合乎常情的、可变的秩序,它适应地形、适应土地的原有特征,适应人们在彼此靠近下的生活规律。而在网格形式中,我们赞赏的则是一种能够包容极大多样性的简单的几何思维。相比之下,带有某种刻意图形的理想城市,则是有某个对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理想运作怀有坚定信念的人或机构独立构想而成的,同时也是在这个人、这个机构,或者是在一套周密原则下实现的<sup>[9]</sup>。

理想城市刻画在大地上的图形,其目标却是指向天宇。大地是人类劳作实践的领域,而天空则属于精神性的神话世界。城市连同国家的建立,空前放大了人类集聚生活中的神话属性的一面。这种宇宙图式的城市形态,在原始的崇拜场所就已经萌芽,如英格兰史前圣地巨石阵有着某种非常精确的宇宙图形,按照天体运行的模式引导人们的生活。现在的阿塞拜疆境内帕提亚古国具有巨大圆形墙的波斯教湖泊圣地塔提·苏莱曼(Takht - i Suleiman),米底人的城市埃克巴那中的七颗行星,以及萨珊王朝的城市古阿(图7)中的十二宫图形。这种带着敬畏心情占有土地并按照神圣观念进行建造的活动逐渐扩大到更加普遍的系统<sup>[9]</sup>。后来,作为对大地与天空之间关系的更直接的回应,人类的文明之初,普遍存在一种以神山的意象为形式的中心祭祀建筑,有时,某一位人类的上天代理者,代表着神灵象征性地坐在了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图8),掌握着宇宙和谐的关键,操控着人类社会的秩序。

### (三)城市的仪礼与节庆

尼采说,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的本来的形而上活动。英国规划理论家格德斯(Geddes)在对于城市的全面性的理解中,把民俗(folk)放在他的三元组合(地理的、历史的、精神的三方面对应于场所 place、劳作 work 和民俗 folk)的最高层面<sup>[12]</sup>。作为纪念性的城市建筑的物质实体与精神世界沟通的中介桥梁,仪式被罗西认为具有集合的属性和作为保护神话要素的基本特征。仪式的重要性不仅是理解纪念物意义的关键,而且也是理解城市的建立以及城市思想传递意义的关键。仪式和纪念物都是保持神话的经久元素(图9)<sup>[13]</sup>。罗西的仪式概念应含有其本人没有清晰分辨的两重意义:仪式(礼仪性的)和节日庆典。仪礼是和自发性日常活动相区别

的,仪礼体现出规则性,这与仪礼的主要目的是建立社会秩序与规则相一致。仪礼作为内在文化观念的表现,它是保持社会结构的一种方式,这也就是它的社会功效。与仪礼相对而言,节日庆典的精神则是审美性的。同样作为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社会集合活动,节庆的目的不在于强化社会等级秩序而恰恰在于消弭这种关系,在节庆的狂欢中社会成员重新回到家庭般的融合中来。因此,节庆与仪礼的落脚点大不相同。节庆和艺术一样,其目的是要消除主体的外在性,其普遍性的真理存在各个主体自由的本质当中。仪礼和文化则互为表里,其真理始终在于社会的集合性,对直接的主体是某种相对外在的东西。从理想城市衍生出来的美学,在静态上,体现为宇宙象征主义的城市形态;在动态上,表现为民俗节庆,此时聚落保护“神”作为各种主、客体关系的统摄,降临于人间与民同乐。此二者都结合于城市作为一个社会聚落整体的神话意象。



图7 伊朗:萨珊王朝的首都古阿伊

(图引[美]斯皮罗·科斯托夫《城市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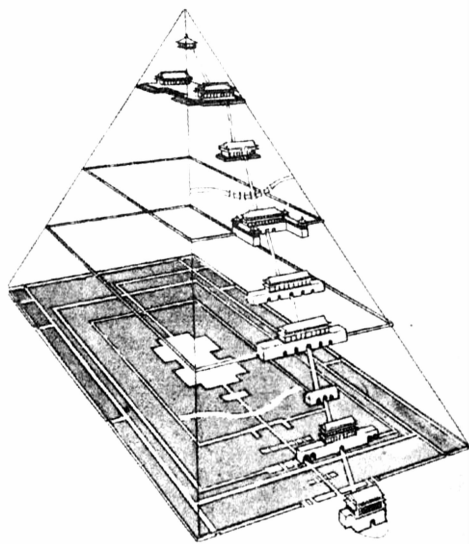


图8 北京紫禁城:通往三大殿轴线示意图,金字塔意象

(图引[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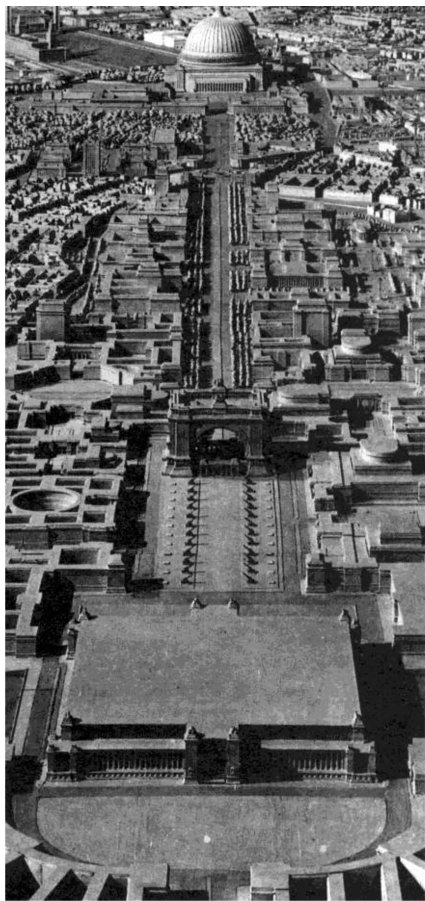


图9 柏林规划模型:纪念性仪式空间

建筑作为文化表意性的符号和作为艺术审美性的意象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符号本身会具有一定的意象,而某种意象也常需借助符号来表现。它们之间最重要的理论区别是:符号直接关联于传达某种社会意义,注重的是现实的功效;而意象则是超越性的,以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陶冶人类的情感为旨归。

## 五、结语

亚当盖房子“不是为了抵御天气,而是他能用自己身体的语言进行表达的一部书,是天堂规划的呈示,而他自己就是其中的核心”<sup>[14]</sup>。也就是说,亚当的房子,是一种荣格意义上的原型(曼荼罗),充当了他本体和周围环境的媒介。这所房子不仅被看作是亚当本体的象征,而且也是天堂的象征。建筑的起源不仅仅是物质需要方面的原因,也归结为人类寻求精神家园的结果,建筑的任务就是在人和神之间建起一座桥梁,为个人和社会提供一个统一的核心。建筑是一种内在观念的象征,形象地把人类的文化结构外化为可见的建筑与城市形态,因此纪念性建筑与城市本身成为宇宙的图式。

一般认为,宗教现象可归结为2个基本范畴,即

信念和礼仪,但这并不完全。信念是意识的状态,由表象构成;礼仪则是一定的行为方式<sup>[15]</sup>。宗教观念与信念是通过神话的形式来表达,神灵始终是属于天空的、高不可及的灵幻世界;而大地是人类世俗社会的根基,是人类劳作实践的现实领域。在大地上树立起来的纪念性建筑,作为人类集体劳作的果实,却并不是为了直接现实的利益,而是指向天空中的神灵世界。神话是一种理念,是充满光感的,空灵和自由的;建筑是一种物质实体,它与神话相反,是植根于大地上的,实在和持久的元素。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则是仪式。仪式以神话观念为行动意义的指南,又以纪念性建筑作为行动的坐标,仪式完成了人类社会天、地、人的三元结合,仪式的中介使“神话、仪式、建筑”三者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化实体。

#### 参考文献:

- [1] A·R 拉德克利夫-布朗. 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M]. 潘蛟,王贤海,刘文远,知寒,译.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译者序第4页;译者序第4页.
- [2] 波亚士. George Stocking ed. ,1974,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Anthropology[D]. 1883 - 1911:A Franz Boas Reader, New York.
- [3] 王铭铭. 西方人类学十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9.
- [4] 文一峰. 艺术理念与建筑美·导论[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
- [5] Bill Hillier & Julienne Hanson. The Social Logic of Spa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
- [6] 雨果. 巴黎圣母院[M]. 陈敬容,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236 - 237;238.
- [7] 斯皮罗·科斯托夫. 城市的形成[M]. 单皓,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171.
- [8] 吴庆洲. 建筑哲理、意匠与文化[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343 - 344.
- [9] Le Corbusier. The City of Tomorrow [M].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1971:26 - 27, 43;162;164.
- [10] 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M]. 宋俊岭,倪文彦,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40.
- [11] 凯文·林奇. 城市形态[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53.
- [12] Volker M. Welter. biopolis:Patrick Geddes and the city of life [M]. England. London: The MIT Press,2002: 2.
- [13] 罗西. 城市建筑学[M]. 黄士钧,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26.
- [14] Rykert. On Adam's House in Paradise: The Idea of the Primitive Hut in Architectural History [M]. New York: Museum Art, 1972:190.
- [15] 吕大吉. 宗教学通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99.

## Memorial architecture and urban culture

WEN Yi-feng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P. R. China)

**Abstrac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ion of culture was analyzed. The paper interpreted logical basis of urban culture in the view of structuralism theories. Architecture and city can be studied from three aspects: utility, culture and art. Accordingly, architecture and city can be viewed utensil, cultural symbolism and aesthetic image. This paper emphatically discussed cultural meanings of architecture and relevant issues of urban morphology and urban life.

**Keywords:** memorial architecture; urban culture; architectural symbolism; architectural image

(编辑 欧阳雪梅)